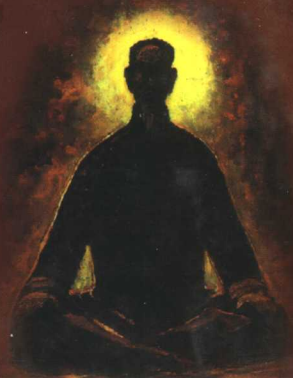


刘笃平 著

长篇历史小说

杜心武

湖南文艺出版社



247.53/92

长篇历史小说

杜心武

下册

〔湘〕新登字002号

长篇历史小说

杜心武

刘笃平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9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625

字数：760,000 印数：1—5,000

ISBN 7-5404-1701-3

简易精装：

I·1360 定价（上、下册）：34.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常德市龙港巷

邮编：415000）

刘笃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下卷目录

第十八章	斩杀知府·····	(505)
第十九章	走镖川黔·····	(534)
第二十章	云南奇遇·····	(564)
第二十一章	尼庵情深·····	(593)
第二十二章	峨嵋寻矮·····	(620)
第二十三章	自然门功·····	(648)
第二十四章	山中日月·····	(674)
第二十五章	乐山盐泉·····	(701)
第二十六章	南北大侠·····	(727)
第二十七章	山城迷踪·····	(753)
第二十八章	采花大盗·····	(779)
第二十九章	真相大白·····	(806)
第三十章	岭南恩仇·····	(834)
第三十一章	泉州喋血·····	(861)
第三十二章	除逆祭天·····	(889)
第三十三章	干戈玉帛·····	(917)
第三十四章	燕京侠影·····	(941)
第三十五章	行刺慈禧·····	(970)
尾 声	·····	(998)

第十八章 斩杀知府

—

行行复行行，在川黔道穿越了个把月，镖驮子才回到渝州。杜心五和众镖师随着唐镖头交了镖货，取回保单和酬金，便往镖局而来。

杜心五从未见过镖局，这时老在想：“镖局是个什么样子呢？”“镖局里是怎样生活的呢？”正在转念，忽听周彪喊一声：“到了。”忙朝前一望，只见山坡上一座庄院，横着一块“火龙镖局”的金字匾牌。八字门楼，两边围墙高耸。中间一条石径，直泻而下。他一路上已领略了这山城的风味，十分喜爱这陂陀盘曲忽上忽下的街道。这时，更是兴致勃勃地牵着座骑跟大家拾级而上。

镖局里早已得知当家的回来了，一齐涌到门口来接。唐镖头含笑频频点首，一眼瞥见夫人赵氏立在人群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杜心五。忙将马匹交厮役牵过，指着杜心五对夫人说：“这位小兄弟是新近加入我们镖局的，姓杜，官印心五。一身好武艺哟！”

杜心五连忙施礼，赵夫人陡见一位如此英俊的少年，喜得一把握住他，口中直嚷：“拘啥子礼哟，拘啥子礼哟！”

杜心五当夫人的手往他胳膊上一搭时，心中一震：“好有劲！”知道这位镖头夫人一定也是个江湖女侠。不由抬头望了她一眼，竟

是一位云髻高挽、腰系红丝绦的中年女子，鹅蛋形脸，嘴角漾着微笑，靠近下唇处有一颗黑痣，眉宇间，一股英气。心想，难怪火龙镖局威震西南，原来夫妻都是武林高手。

“哥子们硬是辛苦了！”夫人赵氏笑着连连向众镖师拱手慰问。

众镖师也一一向夫人拱手，又向来门口相迎的镖师拱手。然后跟着唐镖头和夫人进入镖局。

杜心五一跨入大门，眼睛便四处扫视。见迎面一座宏伟的石砌基底八角形演武厅，高高矗立在大坪北边的石阶之下，心中一喜：“多好的练武厅！”便兴冲冲地随着大伙儿往里面走。

一道沿着围墙的回廊，曲曲折折地引着大家转到演武厅后面一圆月洞门前。杜心五向里面一张望，绿树成荫，花木争妍。东西两厢，一排排厅屋，虽是炎炎盛夏，这里却是洞天福地。他迫不及待地举足跨入圆月洞门，一看，大坪左侧立着两个红漆兵器架，上面插满了戈矛棍戟等十八般武器。地面上，便是仙人担、石锁等物。尤令他高兴的是，大坪东边一株亭亭如盖的大梧桐树下面，还立着一个梅花桩！他只想就飞身而上，走它两趟。这玩意儿，他在家时也立了一个，时时也上去耍耍。

正当他兴奋不已，这里那里瞧看时，赵夫人却在给他挑住房，指着西厢房第一间对丈夫说：“你看，杜镖师住这一间，要不要得？”

“要得嘛！”唐镖头学着夫人的口腔笑着答一句。原来，他们夫妻俩不是一块人呢。丈夫是滇西片马人，夫人却是四川乐山人。两人的结合还有一段辛酸史哩。

赵夫人见丈夫也同意了，便回过头来叫杜心五：“杜镖师，你住这间要不要得？”

杜心五连忙走拢去，竟不自觉地也用四川腔回答：“要得！随便哪间都要得！”

“哟！啷咯（怎么）你也会说川话？”赵夫人兴奋地问。

“我也来过四川。”杜心五顺便地答。

“来过？到过啥子地方？”

“自贡。”

“自贡？”

赵夫人一震，心头好像被利箭钻了一下似的。但随即又若无其事地笑一笑：“难怪，你也到过自贡。”便请杜心五进房，同时，那闪光的眸子却在旁边立着的徐天庆等人脸上闪了一下。

杜心五手一拱，谢过夫人和镖头，便一脚踏进房门，他孑然一身，包袱都没有，只一把七星宝刀，便将它挂在墙上。

夫人静静地瞧着他，见他包袱都没有，感到奇怪，便问道：“你的包袱呢？”

“丢了。”

“哪个包袱都丢啰？”夫人目光闪闪地问。

杜心五猛地意识到自己讲漏了口，连忙掩饰：“我离开一家客棧时忘了带上！”

唐镖头和夫人听了，都笑起来：“到底是年青人，包袱都丢了。”

说着，便和众镖师一起走出房门，赵夫人还回头安顿一句：“等下就叫人送被衾来。”

说着，便出去了。一下子，小厮便送来了被衾器皿和什物。

徐天庆、周彪、廖炳炎就住在西厢房第二三四间，紧连着杜心五的住处，只是房间不如杜心五的宽敞舒通。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夫人在安排杜心五住这房时，眼珠子不由得在徐天庆等人的脸上流盼了一下，看他们的神色。周彪、廖炳炎倒没甚么，只徐天庆，却很不舒服。心想，这间房为何一直空着不给人住，而这小子一来，便马上给他安顿得如此妥贴呢？

然而杜心五却一点也未留意这些，只感到进镖局后心里暖洋洋的。

次日，火龙镖局为了欢迎新镖师，照例举行大宴，向全体镖师介绍杜心五。杜心五这才知道，这个总镖局共有四十来位镖师，许多都是武林高手，对唐镖头，都十分敬爱。从此，他便按镖行规矩，一个月轮上一两趟走镖差使；未轮到走镖时，白天，便和大伙儿一块，在院子里舞枪弄棒。晚上，有的去大户人家看家护院了，他便从镖头那里借来本书阅读。这走镖的差使，全由镖头指派。保镖人数，视保银多少而定，大抵一万两镖银一个。遇有特别贵重镖物时，镖头便亲自出马。像这次护送的，是渝州知府一件极贵重的东西，所以唐天耀便亲自率领了局子里武功最高强的徐天庆、周彪、廖炳炎三人一起护送。这天，周彪闲着没事，心想，杜镖师入镖行后，每天只是一个劲地弄枪使棒，打拳踢腿，从未逛过这山城，今日天高气爽，何不邀他去茶馆摆摆龙门阵，便去找杜心五。

杜心五正躲在房内，苦练徐矮师傅授的自然门内圈手（他练功夫是不让人看的）。对这功夫，当初他很蔑视，自发现徐矮师神出鬼没的本领后，才相信，才认真练。说也奇怪，开始走圈圈时，只觉腿酸，看不出什么奥妙；走来走去，一圈两圈，越走越快，走到后来，一走几十圈，腿一点儿也不酸。每练这功夫，只要一矮档，两手掌一立，眼帘便陡然卷起，目光如电，丹田发热，步履轻捷。他这才知道这功夫的奥秘。因此，每日一个人关着房门练。这时，周彪见他关着房门，不知在做什么，便在外面喊：“杜贤弟！杜贤弟！”

杜心五一听是周彪的声音，忙将房门打开，欢快地叫一声：“周大哥！”

周彪一见杜心五，嘴巴扁两下，拉着他便走，急匆匆地说：“今日我做东，请你上茶馆去。”

“好，好！”杜心五二话不说，将房门一关，跟着便走。

来到朝天门码头上面大街一家叫“绿雨轩”的茶馆，两人在楼上找到一处临街的座位。要了茶和点心，尽兴地聊起来。里面弹词唱曲的，高座一处说书的，饮酒豁拳的，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杜心五时不时这里望望，那里瞧瞧。

这里正当朝天门码头入大街处，嘉陵江上，帆樯出没，沙鸥翻飞。杜心五看着看着，忽然动了乡思：故乡江垭，不也是前临碧江吗？江中不也是沙鸥翻飞，白帆点点吗？想当年，二三伙伴，嬉戏江中，或追逐取乐，或投石江中竞远；倦了，仰在沙滩上看蓝天；热了，便衣裤一脱，往水中一蹦；兴尽了，便唱着山歌子归家，多么自由自在呵！

可如今呢？

慈母远隔天边，尚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方能见面。故乡，一切都只能在梦幻中依稀相见。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

周彪忽见他望着江水发呆，这时又见他流泪，不觉大为奇怪，急问：“贤弟！你有甚心事，如此忧伤？”

杜心五见他为人爽直善良，也不便瞒他，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和盘托出。周彪一听，才知道这个小兄弟是将门之后，命运如此坎坷，不由大为同情，马上安慰他说：“贤弟！不必伤心，过些日子，待风声过了，再设法打听家中情况。覷个便，溜回家看看便是。其实，我也和贤弟一样，同为天涯沦落人哩！”

“怎么了？大哥也是天涯沦落人？”

“是呀！我也是。”于是周彪也将他的身世和遭遇说了出来。

原来，他祖籍广西浔州，家里一块巴掌大的地，被大户人家霸占。打官司，贪官反将他爹关押牢中，折磨至死。他恨极，乘夜飞入衙署将贪官杀死，远离家乡，四处逃亡，辗转来到渝州，为唐天耀赏识，入了镖局。

杜心五听了，才知他一家也是受官府迫害的人。心想，这世

界到处都一样，不杀尽这班贪官污吏，老百姓哪有好日子过？不由咬牙切齿，恨恨不已。

两人一边谈，一边呷茶。忽然楼下大街一片喧哗，一望，却是一群嘻嘻哈哈，围拥着一个疯疯癫癫蓬头散发的道人走来。

“喂，疯道人，你喝酒么？”街旁一酒店蹿出一个赤着双臂穿件背心的汉子，朝着疯道人高擎着一个酒盅，笑嘻嘻地问。

疯道人傻笑着望他一下，又踉踉跄跄往前走；这汉子又追上来，笑嘻嘻地拦在疯道人前头，连连将酒盅亮了几下，说：“想喝么？”

疯道人直着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汉子，忽地手一伸，攫过酒盅，脖子一仰，咕噜咕噜地喝下去。

“要得，你哥子硬是海量！”旁边又一个汉子将大拇指一竖，也将一盅酒往他一递，笑嘻嘻地说，“再喝一盅！”

疯道人望他一下，将原先那酒盅对那赤膊汉子一递，又接过这盅酒，一饮而尽。

“来，来，喝了这一盅。”

“来，喝这一盅！”

一下子，伸出十几只手，十几盅酒。疯道人二话不说，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得干干净净。

“硬是要得！”旁边围观人越来越多，一齐兴奋地大声喝采。疯道人却嘿嘿笑着，把杜心五也逗得忍不住笑起来。

忽然，一阵锣声“咣咣”地响过来了。众人向前一望，只见“肃静”“回避”牌后引导一乘四人大轿，在亲兵、执事前呼后拥下，汹涌而来。

“知府大人来了！”众人一哄而散。

不料，那疯道人不但不走开，反而往地上一坐，挡去知府一行的去路，放声痛哭起来。

“哪来的疯道人？好大胆！大人出行，你竟敢挡道号哭？”开道的差役冲上来一声断喝，高举着箴片，怒眼圆睁地注视着疯道人。

疯道人却未曾听见似的，只是放声痛哭。

“啪！啪！啪！啪！”箴片如倾盆暴雨般往疯道人身上落下来。

疯道人却仍然未曾感到似的，照样放声痛哭。

杜心五突见这样一个场面，顿时火冒三丈，便要跳下楼去。忽然一个意念一闪：“且慢！这是怎么回事？”便又暗捺住性子瞧着。这些年的挫折，已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了。

“反了，反了，你这狗道人，竟敢如此目无王法！”

两个如狼似虎的差役，使尽浑身气力，将箴片直朝疯道人头上、脸上、身上，“啪啪”地乱打。

疯道人不但止哭让道，反而哭得更凶。

知府大人坐着四人大轿冲到疯道人面前来了，觉得蹊跷，便在轿内脚一顿。停了轿子，朝疯道人喝道：“尔系何人？为何挡道啼哭？”

疯道人朝轿内望一下，又放声大哭。

“狗才！本府问你话，何以不答？”

疯道人忽破涕而笑，大声道：“大人何必明知故问？岂不见，举国之人尽死，我日日在坟墓间穿行，焉得不哭？”

知府一听，大怒，喝道：“何处狂道人？竟敢在本大人面前胡说！”

疯道人却嘻嘻笑道：“我是狂人，尔等才真是死人！洋人索赔款不惧，洋人割地不痛，牛耶？马耶？终日高坐公堂，形同木偶，不知为民谋利，但知刮削民财，奉上媚外，不顾国之将亡，此非行尸走肉而何？尔等死人也。”

知府在轿内大吼一声：“左右！给我拿下！”

“哗啦”一声，差弁们的铁链已倏地套在疯道人脖子上。在知府大人怒气冲冲的喝叫下，将他拖起便走。可疯道人却仍然笑嘻嘻地边走边骂，“我是狂人，尔等才真是死人也。”一路骂着被抓去了。

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杜心五和周彪简直看呆了。整个茶馆的人也看呆了。当疯道人在嘻嘻笑骂知府时，杜心五感到一种莫名的痛快，几乎要拍掌叫起好来。及至看到疯道人被拖走，一气之下，就要跳下楼去救疯道人，被周彪拉住。他一想，这般孟浪不行，必须另谋良策。才咬住牙关，眼望着那一群如狼似虎的差弁，拖着疯道人走了。

整个茶馆的人，又回到各自的座位，“哗”的一声，像一锅煮开了的水，沸沸扬扬地议论起来——

“糟了！这疯道人没得命啦！”

“没得命，就没得命！啥子了不起，如今这日子，活着不如死！”

“呸！我才不愿这样死！”

“你要啷格死？”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瘦子，手中擎着酒盅，也斜地瞧着一个辫子绕着颈脖的赤膊汉子。

那汉子“哼”的一声，目光闪闪地仰视着天花板，两手抱着一壶茶，肘搁在桌沿上。

又一个须眉皆白的老儒叹了一口气：“唉！安南又被法国鬼子吞掉了！”

“怎么了？安南又被割占？”杜心五目光一闪，投向那老人。

那老儒生望了他一眼，点点头说，“舍（是），被法国鬼子侵占去了！”

杜心五一惊，呆住了。

他在渔浦书院时，吴山长讲过，安南（越南）、缅甸、暹罗（泰国），都是中国的属地，屏障西南。此地一失，则祖国西南门

户洞开，洋鬼子可长驱直入。如今安南竟又丧失，哪还得了？于是又猝然问道：“是怎样占去的？”

老儒又望了杜心五一眼，不由又叹口气，擎起盅子，呷了一口茶，缓缓地说：“才冤枉哩！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打了个大胜仗，把法国鬼子赶到谅山，本来可大获全胜的，不想……”讲到这里，老儒四处望了一下，才不胜感慨地说，“谁知西太后却降旨要李太傅（鸿章）乘胜求和。”

“怎么了？打了胜仗，反而向鬼子求和？”

“舍，太后的意思是，此时打了胜仗，向鬼子求和，鬼子提条约，尚不至太苛刻；打下去，败了，那时就难缔约了。”

“哇！有这样的怪道理？”杜心五气得肝胆俱裂，圆睁双目，注视着老儒。

老儒向四周望了一下，连忙站起来，说：“不谈了，不谈了，小兄弟，在外边还是少管闲事吧！”便匆匆会了帐，下楼去了。

茶馆中正沸沸扬扬，都未注意他和杜心五的对话。

“大哥！真气死人啦！”

周彪笑一笑，却眼睁睁地望着四周愤激议论着的人们。

杜心五又听着茶馆中人的议论。

“唉，这道人也可怜，时时这般疯疯癫癫，在街头上逛荡。喝醉了酒，便哭；就是这个样子胡言乱语。”

“今天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哟！这知府抓了人，便没得活的出来了。”

“龟儿子日你先人板板！哪个叫他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啥子地面，这也是能乱说的地方吗？”

“这知府问案，照例先打四百板子，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判罪，便问城隍，卦一打，仰起的，是阳卦，无罪；扑在地上的，我的天，是阴卦，没法讲，当场就在城隍面前一顿棍棒，不是打

得脑浆迸裂，便是打得断手断脚，七孔流鲜血。”

茶馆中人一边议论，杜心五的眉毛便一边竖起来，拳头捏得格格响。实在听不下去了，才恨恨地对周彪说一声：“大哥！我们走吧！”

周彪又笑了笑，将帐会了，和杜心五走出茶馆，一路上，杜心五只在转一个念头：“杀知府，救道人！”

他耳畔不停地响着刚才疯道人骂知府的话：“尔等才真是死人！洋人索赔款不惧！洋人割地不痛！”

周彪和他走出茶馆后，见他一直闷闷地往前走，便笑着淡淡的问一句：“杜贤弟，有何心事？”

杜心五一听他声音，心里忽然一动，头一反：“大哥！这知府官署在哪里？”

周彪见他冒头冒脑这么问一句，心里已知道他转什么念头了，却故意问：“你问这个做甚么？”

杜心五想起过去杀王七老爷的事，就是由于事先让马荣知道，告了密，以致没有成功。这次，可得慎重了。于是眼珠一转，笑着答道：“我来渝州，还未见过府署哩。今天逛街，正可去看看。”

但话一出口，心又不安。觉得周彪待人这样和善宽厚，自己竟诳他，何况他不是马荣那厮一号人呢！于是马上又想改口，吐出他的真实意图。谁知不待他开口，那周彪却早已笑着说一句：“你是想去踩盘子吧？”

杜心五脸一红，腼腆地说：“不瞒大哥，正是这样。”

周彪见他说了实话，又故意问：“踩盘子怎的？”

“杀知府，救疯道人！”

周彪故意一摇头：“只怕不容易。”

“怎么了？”

“这知府身边几个捕快十分了得，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你要

杀知府，又要救疯道人，一人怎好对付？”

杜心五听了，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捕快是三头六臂么？”

周彪连忙转口，笑道：“那倒不是。纵令三头六臂，以贤弟的武功，还怕他们么？不过，”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杀了知府，贤弟只怕不能在镖局安身了。”

“怎么了？”

“杀知府是何等重大的事，那时不会满城搜捕凶手吗？”

“这有何难！”杜心五笑着说，“我只戴了面罩去，黑夜里哪个认得我？”

周彪笑咪咪地点点头，“嗯”了一声，说：“贤弟果然周到，愚兄都未想到这个。好！带你去府署！”于是便引着杜心五去府署前前后后转了一遍。回到镖局，进门时，二人相约保守秘密。

二

一进镖局，循着回廊转到演武厅后面，往圆月洞门里面一张望，便见众镖师在大坪中使枪弄棒，抛石锁，打沙袋，有的便在梅花桩上左旋右转地练拳，唐镖头和赵夫人便远远地立在树下观看。杜心五和周彪走过去打招呼。唐镖头笑着问他们哪里去了，杜心五正余怒未息，便豁啦豁啦将刚才所见所闻全抖给唐镖头听，只未吐露要去杀知府救道人的念头。唐镖头一听，两道又浓又黑的大刀眉刷地竖起。赵夫人更是一脸怒容，然而，却都强忍着，只是静静地听。等杜心五一讲完，两人相互望了一下，赵夫人只对杜心五说：“杜镖师，给你缝了一套新衣哩，不知合不合身，放在你房里了。”

杜心五忽听镖头夫人给他缝制了一套新衣，心中一震，感动

得说不出话来。

他自苗寨一战，东西丢光，衣物全无，正感不便。这时，忽有人给他将衣服料理得好好的，这种细致入微的体贴，对他这个孑然一身、漂泊异乡的人来说，是多么需要呵。难怪他会激动成这个样子。

镖头夫人见他这样激动，不由笑道：“啥子哟，套把衣裳。赶快去试试吧。不合适，再告诉我，好叫成衣改改。”

唐镖头也笑着说：“兄弟，去试试衣裳，以后有甚不方便，只管讲。”

杜心五目光闪闪地望着唐镖头和赵夫人，激动地手一拱，半天才说一声：“小弟只好受领了。”便转身往自己的住房而去。

周彪含笑地站在一旁，愉快地看着这一切。

杜心五一踏入房中，便见床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新崭崭的衣物：洋巾汗褙中衣、月白洋绉绸套裤、绿花氅、月白衬衣、丝绦、大红绣花武生头巾……心中又是一阵激动。然而却无心穿试，只将它放在一旁，便靠在床头，一个劲地思索着如何飞入府台衙门杀知府，救道人。

看看已将夜半，杜心五一跃下床，结束停当，背上插了七星宝刀，蒙上面纱。侧耳一听，镖局中已无人声。便轻轻推开窗户，一跃，落在房外，随即一纵，又上了镖局高墙，四处一望，只是白茫茫一片，月亮朦朦胧胧，忽意识到这山城的雾季，白居易《嘉陵江月夜有怀》早就道出过：不明不暗朦朦月，非暖非寒慢慢风，真是一点不错。这时去探衙署，不正是得到天时地利吗？不由兴匆匆地往地下一蹿，向知府衙门急奔。不一会，便已至城北大街。抬头一望，知府衙门座落在大街静处山坡坡，虽夜雾朦胧，却隐约可见。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怪物黑魆魆地在俯瞰山城。他急上坡奔至衙门前，一瞧，大堂中灯火辉煌，一片吆喝吼叫声，暗